游藝塾續文規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九

趙田逸農袁黄坤儀甫輯
門人劉有執無競甫閱
男袁天啟若思甫訂
嗣男嶪紹袁仲韶甫
侄孫袁祚𤏡載之甫　校

武叔卿論文

學問之道不過外借資于聞見內取足于涵養二者功不容偏廢而涵養尤急焉葢聞見雖多不得涵養

以醞釀之則蓄之不深而出之不純故世有積學之
士聞見甚博才力甚富往往墮落終身不得一第又
有初學之士聞見未廣才力未充而一試場屋輒脫
穎而出此無他以心地有純雜而涵養有至有不至
也試看世間科第發之少年者十常七八發之長年
者十纔二三豈長年學力不及于少年哉只緣少年
家事未及于身物累不攖其念斲喪未深心思尚湛
故其文即或疎淺而氣却清純意却醒透所以見者
輙收之及長年身纏綿于妻子心繫累于家事撓擾

既深心思自雜縱學問充足而氣不能秀逸辭不能清楚所以多落寞不振耳可見涵養乃學者先務有志之士不可不慎所以養之也

所謂涵養者養心而已而養心莫善于寡欲此聖賢明訓也人生日用間不過理欲二途而心無二用不用之于理則用之于欲固未有兩分而各自用者亦未有兩用而俱得專者今士子號為讀書矣試觀旦晝所為果專心于書乎一心去讀書又一心去理家事甚者見紛華則奪遇他岐則分一日之間紛紜擾

操心不啻數十出入矣學問何自而得、、之又何能久乎吾謂士子養心不敢必其皆如聖賢只此讀書作文是吾職分所當為便是理之所在若肯束心一路專用之于此則意念真篤寢食且忘一切外物更有何者足以奪之乎此便是養心之法不必別求妙訣也

大抵涵養之法功不得驟進、、者居之不安志不得欲速、、者施之不遂譬如雞之抱卵必伏翼彌月然後溫養到而卵化地之生物必滋息日久然後

和氣凝而物生若旦伏而暮求其化朝種而夕望其生萬〻無是理也故善學者必多聞多見以大其蓄日尋月繹以演其趣從容灌溉以需其入優游涵泳以俟其化蘊之極深斯流之極遠釀之極久斯出之極醇蘇子所謂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後流于既溢之餘而發于持滿之末斯善養者也若今日看一書明日就要了全部此躐之學非漸進之功也是水之不盈科而求進者也欲其成章而達也難矣今日讀一語明日就要用出來此襲取之功非養盛

之致也是水之無本而立涸者也欲其取之不竭也難矣

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文字俗淺皆因蘊藉不深蘊藉不深皆因涵養未到涵養之文氣骨自然渾厚丰彩自然朗潤理有餘趣神有餘閑詞盡而意不窮音絕而韻未已所謂淵然之光蒼然之色者是也程明道謂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此無他惟其涵養到蘊藉深故其情旨深遠若此至若無涵養之文神躁動而不寧氣粗浮而不雜撓

阻塞而不通語鄙俚而不細或褊淺無邊幅或蹐
無風致或情景不宛篤或義意不切至觀其傾吐者
此便可概其中藏窓下工夫可無間矣
文字要入堂奥須用實詣工夫不然擬議形迹想
像于門外未有能際其閫者也譬如有人于此要圖
京師一幅真景須實詣京師將彼中景物一一歷遍
瞭于目識于心無分毫差爽然後圖寫出來綫得逼
真若身未曾到或到而歷覽未曾遍便去模寫必有
錯謬而不合滲漏而不周者此必然之勢也是以吾

輩讀書先務格物窮理以之闡理道必析其性命之精以之議政事必究其施為之略以之評人物必極其臧否之辨舉凡天地間事事物物無巨細無精粗無一不從身心中体驗過即如讀一部書看一篇文字必須原始要終詳究其精神心術之所在如此著實造去然後做出文字方是以真見寫真境若平日不用實功臨時纔去以臆見揣厚不是理路不明便是意思不到不是情景不真便是語句不切縱有凌空駕虛之才終是捉風捕影之見欲以涉藩籬而窺

堂奧難矣

文字謂之做〻者工夫造作之謂也玉石雕琢始成器綺錦組織始成章事詞結撰始成文故有一筆寫成不加點竄而自工者此神到之文尚矣其次須精思細改如大意草刱已定便從頭至尾一一點檢理有不合處須會之使合意有不肯處須協之使肯氣有不順處須疏之使順机有不圓處須煉之使圓血脉有不貫處須融之使貫音節有不叶處須調之使叶如此仔細推敲自然萬無一失倘一時潦草便爾苟

安微有瑕疵人得指摘昔歐陽公為文既成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觀省數自竄易至有不留李初一字者先輩精審如此今人率爾塞白謾矜倚馬是不知用工夫也

做舉業如學射〻〻者必布鵠于百步之外終日凝神定志向鵠上發矢不高不低不遠不近久之心目躍如自然中的若今日射高明日又射低今日射遠明日又射近則志無特操趨無定向吾未見其能中也做舉業亦須立定正鵠日〻操習精神之聚〻于

此心思之注〻于此耳目之玩〻于遊坐則不慮形神與俱務使志之所往氣足以赴之力之所至巧足以應之停〻當〻無絲毫走作然後一發中式耳蓋時操時舍乍合乍離猶舍正鵠而求命中欲以入彀難矣

做文字下手欲難收功欲易夫難非扞格之謂乃深造以道之力也易非輕率之謂乃左右逢源之妙也故思索不苦則關竅不通即通矣而凭做少滯亦其思索之未到揣摩不久則憮枯不熟即熟矣而運用

少礙亦其揣摩之未精如紀昌學射二年承挺三年懸虱何等勤苦其究也乃能視小若大視微若著而巧極于貫心不然逢剌則瞬遇細無覩目無所加手將安措此下手收功難易之明騐也余故曰作文要用心然用心而至于無所用心則心始純要着力然着力而至于無所着力則力始到

讀書作文先要正其師法王元美先生云李獻吉勸人勿讀唐以後文吾始甚狭之今乃信其必然耳記

問初褋下筆之際自然于筆端攬擾驅斥為難余謂

做舉業亦然若初時門路不正趨向不端一切嚚闇
織襍盤塞胸臆後來即欲更生新警却被舊聞纏結
不得出頭如此苟安便自誤了一生此有志者不可
不早圖而亟反之也
做舉業須擇明師若被盲師引壞久之漸染薰陶與
習俱化殊不自覺其非嘗讀張平子東京賦云凡人
心是所學体安所習鮮[illegible]不知其臭蘭其所以先入
嗚呼燕石相傳先入為主烏知世之復有良玉也腐
鼠自甘惡蒙相足烏知世之復有揄羞也謬種禍人

殊為可恨

舉業門路原無高遠而卑者溺于庸腐高者流于悠謬要之臧穀殊業亡羊則均夫經義之學理學也心學也至精至粹豈容踵襲為之而庸劣者拾核咀唾至不能自發一識每見朋友案上書非訓詁舊講章則坊間爛時文所讀如此譬之失路之人取道於昧子安有蹊徑此耳食之士不足道也其高者則又舍彼正路競趨旁途理本顯也而故為艱深不可解語本易也而故為詰曲不可讀雖奇思麗藻不無可觀

而質之制舉初意軌之先民典刑不免踰越于法度之外耳余欲學者切莫浪求只取先輩王唐瞿薛諸大家之文仔細精研蓋諸老造理精深命詞高雅為一代舉業之宗從此而入便是正門戶的然不差也次則選讀程墨之精者程文多出宗工鉅匠之手矩矱繩墨不失尺寸至墨卷則士子吐精于寸晷主司錄粹于稠人其蔵神机頗自與搜索補緝者不同循此而習久之神情與契机鋒自齊舉業未有不工者也諺云要知山上路須問去來人非謬語也

學務師人尚矣然善學者能自得師則異地可以私淑往古可以尚友即誦詩讀書儼若親炙其人而與之上下其議論者又何必授受一室也若師不以神徒以迹師不以心徒以言則意既不相孚言亦不相入即終日耳提面命猶之沃水于石耳亦何益哉然師無常在者也商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可見師無往而不在頃人所以取之者何如耳今時朋友相會其識見議論儘有可資即廟堂下士亦時有一得可採者但朋輩多持傲心

彼此鄙夷不肯相下是以狎侮相習竟鮮麗澤之益若肯虛心翕受互相資取即片善寸長皆可裨益何必遠求師哉余幼時先生一教之虛心受人每會講時見人一語之善輒錄而識之不時細繹考訂覺於自家知識儘有啟發此集思廣益之道師資之最切者也學者豈可忽諸

文字未有不法古而得者雖作時文亦必取法古文然後格不卑調不俗蓋文字骨格調法盡備之古文中不讀古文即俗氣稚氣不能脫安得有卓識高論

哉噫此可為好學深思者道難為寡聞淺見者言也

讀古文要在借之以渾其氣蒼其格高其調秀其色脫体換骨出入乎古文而不自覺方為善法古今士子不讀古文者勿論矣間有讀古文者不知求合于精神切會于骨理而徒爭肖字句之間依希影響之似雖規模畢肖神情竟別是又效西子之顰而學邯鄲之步者也何足貴乎甚者不論書理輙參以老莊玄寂之談不諳題旨概飾以子史詭僻之句尤謬之甚者也善乎部青螺之言曰史記非不可讀而以史

繹聖語則謬諸子非不可讀而以子文經旨則蠹故
必本之六經以正其宗恭之性理以端其趨旁搜諸
史以蒼其格徧採諸子以華其色舉子業如是足矣
法雖取諸古人机必本之自得故李于鱗謂不以規
矩不能成方員擬議成變化日新富有自謂于古撫
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王元美又稱其
于法不必有所增益而能縱其夙授神解于法之表
句而調為篇篇得而為句即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
出入于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為天地所秘者創

出于胸臆而不為異鳴呼斯擬議以成其変化可謂善於法古者矣

文字氣格欲古詞意欲新故韓子為文惟陳言之是去非不法古也去古之陳言正所以法古之精蘊也宗子相不云乎人性之有文猶天之雲霞地之草木雲霞之麗于天也是日〻生焉者也非以昔日之殘雲斷霞而布之今日也草木之麗于地也是歲〻生焉者也非以今歲之萎葉枯株而布之來歲也人性之有文也是時〻生焉者也非以他人之陳言庸語

而借之于我也由此觀之可見人心靈變無窮生意日新未已只是人沿襲舊套不肯殫精極思故隨波逐流不能振立若能一洗陳言獨攄警策盡削庸腐変為新奇豈不斷輪手段以是知擬古者非能法古変古者乃真能法古者也

看書要有寔詣之功聖賢立言不過講明義理而義理則吾心所自有也不過談說世故而世故則吾身所經歴也試以吾心之理仰質之聖賢之理有一不合者乎以今日之事求證乎昔日之事有一不符者

乎是可見書非書也是吾心之理而目前之事也吾輩看書能將聖賢之心作已之心往日之事作今之事問處如已問答處如已答見有不合處設以身處其地詞有難通處曲以意逆其心如此切已理會章〻句〻皆是吾心故物軟之涉獵記誦者見解自是不同先儒有云以我視書隨處有得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信然哉

讀書全要善悟天地間事同一理〻本一貫曰此識彼觸類可通故張旭曰舞劍而悟艸書夫書與[illegible]

去遠矣而枕遼相契故理可相通讀書者有此見纔則識見種種而生學問源源而至矣不然束于一隅之明拘于井蛙之見認心而執迷不通信古而拘泥成誤殆如宵蟲不能晝見夏蟲不可語冰安能超然玄覽豁然貫通獨觀昭曠之原而遠涉高明之境乎故悟之一言乃學者入門第一義也

讀書心欲極細又欲極虛不細則鹵莽滅裂而無入粟之功不虛則自是自足而無受善之地嘗見朋友輩讀書謊張揭過于聖賢精神命脈所在全不体會

甚者翻閱講章理講舊語即晉中字意不求甚解草
率若此安得有高識見出来此皆不細之過也然不
細由于不虗義理無窮即讀書到老豈能盡識今俗
子原無所知自視若有知者原無所能自視若有能
者原不如他人自視若勝人者以此心讀書必輕易
麤疎不肯精研以此心處朋友必傲滿自是不肯下
人一身病痛了不自覺究竟將来終無成就此樣人
只緣一箇驕敖不虗心便結果一生無下落也先儒
云惟學然後知不足此輩惟不學故不自知其無耳

若勤向向學之士自無此弊

讀書始要有苦静意思不苦則不能入終要有樂的意思不樂則無所得且如藝人學技初時神理不偏巧力不應手中滯礙心裏扞格何等苦难极矣到熟時得心應手志意自暢然亦可樂所以夫子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苦樂相尋此是為學真境界今學者始既不知苦終亦不知樂虛過一生漫無所省是蓋不知學者又有一樣人通不受苦便要求樂譬如足憚跋涉志希速到此必無之事也

讀書最要熟〻則精神與之浹洽義理自然滙貫久之溢發出來有不知我之為書而書之為我者若讀得不熟則記得前段却又忘了後段識得外面却又不曉裏面吾之精神既不入則作者之命脉亦不可得而見矣如此恍〻忽〻便與不曾讀一樣所以恒言云讀念千遍其義自見今人讀書過去了無所得只是工夫不熟耳

讀古書學問方有原委文字方有根據然切不可徒及燕藪五經其尚巳史則左國史漢子則老莊荀列

韓非呂覽楚辭淮南等書此義理之源文字之祖後來千流萬派皆從此出志學之士不可不究心也魏晉而下則昭明文選李杜詩集以及韓柳歐蘇四大家雖文以代變亦各極一時之選所當並為涉獵以資見聞至　本朝則北地左輔歷下瑯琊新都諸君子皆出經入史合符古之作者亦當擬取精華以為法古之助其餘纖瑣之書無益實用徒斃精神悉屏棄之可也

顧仲恭論文

昔孔子稱君子有三戒而佛氏亦言戒如平地戒之為言非其至者然所以揭迷途而垂永鑒不可易也至於時義宜亦有之余潛心斯業約有數載徧閱今昔諸名公之作非不妙析奇致異錦同工其能一臻正度粹然無瑕者蓋亦鮮矣揆厥所蔽源流寔繁或濫觴于先哲或創見于流輩迺至充塞憎莫之懲遂令承學之士濡染成風沉淪惡道不能自脫予是用憫焉觀覽之暇輙復論辨先其易者後其即目為時執三十戒置之座隅用以自儆因使夫適道者不惑

闗義者樂還若以為雌黄先輩彈射名流則吾不敢也又篇中多所瑕駁罕所直指者盖病候既審自知拯藥之方旁蹊盡塞無復周行之示過此以往自在能者得之不可以筆舌傳也

悖

易言乎文戒之以悖為首也曰文以釋經為主故當于經者美之首也悖於經者惡之首也當於經也甚難而悖于經也甚易此雖名家有不免者而何以責之人人也曰此極論其致耳若今所謂不悖則傍理

而說據意而書不必求暢于經之旨而求達於吾之意此一庸人能之耳其有悖治蓋由意昏于俗思失于馳操筆之際手不應心乃有斯弊然細求之即如昆湖尺地莫非其有文世所傳誦趣云天下有尺地之非其有則其勢孤夫人之有廣土者猶得而抗之云云天下止有此地此民吾僅失尺地人那得廣土吾僅失一民人那得衆民雖曰不悖吾不信也

疵

文之悖者無論已其不甚悖者則當論其筆札之疵

與話夫世豈無淺學陋品而早取科第者然粗以看之若非有一種輕薄必有一種腥膻輕薄近於瓏鬆腥膻近于生嗇即此二種皆生机之不斷絕者所以技庸人之好也若併此机而絕之雖盲者亦見而棄之矣曰枯木古石反有見而愛之者何曰此亦必有一段光景令人會心者耳夫枯楊之根柱礎之石未有見而愛之者也文章死活之辨如此矣然極論活之妙雖使王唐復生未必能盡其致也

誤

有誤于字者有誤於音者皆不讀書之過也凡此兩誤累紙難盡如舉其畧如舛與踳一字也或改踳為蹐而有舛蹐之文創與剏亦一字也或讀剏為并而有剏創之語密勿二字讀為黽勉韓詩密勿同心漢書密勿從事可証何乃與九重五位等語同用楚辭圓鑿方枘以方圓不相入也何乃改枘為柄而云枘鑿不相入莊子莽蒼註云近郊也而或以為倉卒之義在宥篇中意義自明而或以為寬宥之解此等皆誤于字者也泰伯端冕以治周禮而稱其斷髮文身

公孫衍張儀皆衛人而稱其或從或横接輿楚狂字而或解為接孔子之輿膠鬲之魚鹽在未事紂之先而或作箕子膠鬲文云魚鹽之事未興晉國天下莫強正在梁惠王初年而多認為未分之晉不親迎贅婿也而多解為殺禮之說見孟子雪宮而以為館孟子於雪宮孔子寘為陳侯周臣見闕里誌而屬之司城貞子至于詩義斯螽盖緜如蛸蛸者蠋蚖之孤獨者也而皆以物之聚居反與介之獨宿有棧之車即士所乘棧車也而以為兵車如斯之流不可勝載此

皆誤于音者也乃若匏瓜不食爲其共濟而以爲不飲食長者折枝義同折腰而以爲折草木碩鼠之非有五枝夏屋之不爲屋室鄂不之字當爲萼跗竊脂之義宜作淺白則皆誤起于前人謬仍乎既往予未暇此辯也嗚呼安得多聞闕疑者而與之正斯文之謬乎

野

凡文之不可不縱者机也必不可縱者意也縱之流爲客〻之流爲野姑舉其甚者如兆尊者作公伯寮

愬子路文云升堂入室之學孔丘固嘗與之矣而門人卒不敬焉有勇知方之歐仲由亦嘗自許矣而夫子卒哂之焉是雖從歐之果固為可取而以野哉之由為之則其礼樂不興而刑罰不中未可知也是雖治賦之才不無可稱而以由之喭為之則其臨事不惧而好謀不成未可知也云云看題面那得許多野話且止似譖全不似愬矣文字中如此弊者甚多若以收斂為主自無此病也

排

時義之体雖以兩〻相比排偶成文要必意在筆先神遊局外故能首尾相應虛實相生若一篇而整〻八意二比而濟〻並立譬如有人五官非不具備而神情不屬塊然行屍矣且一題之中止有一意〻〻之內變幻自生若取必于匹偶必假助于駢枝甚不可也與其為排無寧為複

複

知一意之說而不識變幻之妙則必反而為複矣複者俗謂之合掌亦謂之挑水均未足以喻也夫合掌

之義左右相成擕水之象彼此適用文字若複取左則可遺右有此則可無彼非其例矣此所謂説過又説甚亡謂也嗚呼排之與複出此入彼欲並解二結也難矣必也具空曠之才識机勢之変而後可稱盡美不然挑剔于句法之間轉撥于虚字之内亦近代一小法門也若字句之首尾重出者㸃複之流而近于雜

雜

樵有三失体雜者截也人首蛇身前後若兩截之謂

也如辛卯應天動心忍性程文前既分貼後復頂承者是也意襍者夾也如前所云駢枝者是也語襍者襍也如秦漢之語錯以與韻二氏之文參乎韓孟班〻駁〻望之毛悚者是也

混

意襍之流或名為混蓋因看題未真旁皇兩塗欲言如此則恐背于章旨欲言如彼又恐礙于時目乃以騎墻之見出為含糊之詞即如人莫不飲食也一節分明是指出道中最易見者以示人舊說作譬喻者

固非是近有一等文字不作譬喻亦不作正意但於起處云道之在人飲食也道之中飲食之正味也細看之較舊說止步得一箇猶字無甚高論却說得不明不白令人氣懣未審佳致何在也此乃老生無聊之計耳

掇

語襍之病起于掇拾凡好學之士其文自博洽譬如富貴之家為客開宴雖珍異錯陳而爛然若一詩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有等輕薄之子手披文籍

則瞶然恐寐自眩疑義則痛若疾首乃至操觚之際輙欲以博為名以多為貴亟投纂要之書旁搜論策之語苟撫近似真暇闢疑故其語意多襍其引用多誤譬如丐兒之橐無所不收貧士之衣多方補綴此正真空乏之極而俗目無識便擬為多聞廣記之士真可恨也若其不由掇拾本自肥胖者亦所當戒

肥

文之氣以清為主肥則必濁文之法以轉為妙肥則不便故當戒也曰巖巖骨立之文可以為程墨乎曰

應世之文須還他一種冠冕氣象呆矣豈可濃艷惡濁以投時好乎若欲以今時程墨爲以盡不知之矣

疊

肥之屬有用疊者滯文之机增題之障甚不可也故非但疊句即疊字亦宜少用非但四字疊即兩字疊者亦宜少用必兩句之內一賓一主兩字之內一虛一寔而後爲工于文也曰自昔有此文乎曰有試看論孟未有無故而堆疊兇字者也后之妙于此法者莫如蘇長公然非有天馬行空之才亦難言矣若不

能不疊者但不肥可也凡骨不足而肉勝者謂之肥肉不足而皮勝者為之膚

一膚

談文之家必曰顯淺蓋其致微而能暢之使顯其入深而能出之以淺乃文章之真境非末學之浮辞也而出人不解便以深沉為異膚陋為常言仁則曰太空言義則曰変通言性則曰清虛言知則曰講明若此之謬相沿莫革如吳會元首義可謂興到之文至收處二比強欲融會使多皮傳之語矣凡膚之屬以

偽益真者謂之飾以字失意者謂之影以語冠題者謂之套取彼附此者謂之幇各有辨

飾

古語云飾與不飾相去什伯此為醜女說也若質地既美色態並佳自令粉黛無顏何事于飾善乎韓非子之言曰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通乎此說者亦足以明

文之不貴飾矣逆若修意鍊格鎔古鑄今是猶良玉之待琢美金之須冶本不借元于塗抹未可概病其脩飾也曰并脩飾而去之可乎曰可然其于諸俗也益難矣讀有之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畫牡丹此言雖俚可謂痛哭

影

時論多有影作者如運化似六郎醫來聞雞起舞之類巳自可耻不知那一鄙夫移此陋于時耗至今人作比興之題多用此法習爲固然不可究詰甚者如

壬午河南為命章程文備極醜態講討論處則云凜々乎若敵國之在前而不容不討也不容不論也講潤色處則云以其潤澤生民者為敷文之具以其正色立朝者為華國之章殆可謂沉痼于惡趣中者此病所宜痛懲

套

凡文相机而為体則無套格隨題而發意則無套語弘正以前不爽斯則迨嘉靖之末文体卑壞紛々惡套出焉按升菴集所載破題謂之馬籠頭處々可用

攄又謂舞單鎗蹙一跳而上也起語百餘言謂之壽星頭長而虛空也其中倒用新手〻〻謂之〻〻此之謂〻〻、有見手無見手名曰救命索不論與題合否篇〻相襲師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不知何所極止也當時之文可謂套之極矣賴隆萬之初肅然再清至于今日此風復熾拾史漢之陳言勦莊列之僻字一人狂吠于前千人承餘于後互相沿襲以為美談逢陣便擺不復揀擇每習學者至則累牘書而禁之而去不能止也文字之套至此又豈止如用

原缺

都似愷〻胡不君子爾亦非体也觀此二節可例其
餘然鶴灘之文推為本朝第一而每作長題往〻纖
叙正文吾不知其解矣又文中引用亦不可亂如今
人作鹿鳴章義者多引天保伐木作栢舟章義者必
稱綠衣燕〻互相引用不論年次甚則采薇而用中
與外攘之說兎罝而稱方叔召虎之才此亦亂之屬
也並所當戒

紐

紐之為義與亂微別蓋緣意主於求新不覺遂淪于

惡道如居敬行簡一節文既相對義亦兩截而必以串作為奇知仁勇天下之達德只應平叙三段而或并智仁以對勇或分勇以屬知仁何等矯強何等牽合文有一種文字始于拙劣而終于紐亂者把題中凡字攙為窠底而紕來覆去攢成一片雖世間人以此為美吾則以為心勞日拙正坐此病耳凡紐之患在過苦矣之患在過甘矣

得文之妙者必能遊戲三昧出入自如此猶沒人之

操舟劍俠之飛步皆由神巧而得之非強以為戲也而輕薄之士高自誇詡未立而欲行獻常而索幻或創変体以見奇或聊寓意以博笑以明經之語為戲玩之具亦可嗤也著之為好事者之戒

緣

自漢以後學者之尊漢也太過至宋之初而盡变其說迄于朱氏而定自宋以後學者之尊宋也亦太過至正嘉之際而盡变其說迄今而未有定也夫今之作者大都以立異為宗不以祖述為本肆志攻擊無

所推遜甚哉刻木為人以像朱子偶有相左輒引權
而擊之嗚呼先儒何罪罹此毀辱宋之黜漢未至於
此豈天道之好還耶愚意謂宜取十三經註疏與四
書五經大全並頒於學官更徵有識之士令取近世
諸大儒語并網羅放失舊聞及新說之無害于義者
彙為一書布之人人令好奇者無所置其喙其餘悉
舉而付之祖龍之燄則庶乎其定于一也

禪

好異之謬莫大乎禪凡時義中有用內典語苟且塞

白者既樵且醜不足齒已所惡於禪者在以釋氏之
那義為孔孟之庸言求之愈高失之愈遠予嘗謂之
題上生敍非虛語也此僅足以駭庸人若識者觀之
益哂其憒憒耳茍胸中有分毫了悟寧復作此語耶

借

文字有借題發意者唐荊川惡用是鶃鶃篇是也其
中股云將謂是鶃鶃者可以供祭與則羊豕魚腊之
陳取給于祿而有餘况大夫立爵又無所用于鶩也
將謂是鶃鶃者可以養毋與則雞豚狗彘之畜取盈

于家而自足况老者食肉又無所待于鶩也其大結云古自祭祀賔客養老之需大則牛豕小則狗雞水陸之産兎雉鹿蚳莫不咸在而鵝獨不與焉豈其時尚以鶩為難得而亦先王之菲于飲食不取備物之意與後世習為奢靡而飲食宴會之間非鶩不行甚至一鶩之費與羊豕同價亦惡用是鶃鶃者為哉按此亦先輩之大可咲處不足為法且彼特以之為戲非有意為文之廼今之所謂借者則以揣摩為主以迎合為工每一題出不論其意之深淺義之當否輒

舉君道相體宮闈訓儲國是文體與虜治河諸意以冠之如柔遠人而以為夷狄才難一節而以為宮闈君子胡不慥慥而以為正文体道不同而以為定國是且曰不如是不足以當主司之意嗟乎無論其文品何如即如此等心術後日且為窺伺逢迎毀方瓦合之小人矣士君子誠有有懷欲吐者宜更作他詩文以自見若經義之中決不可假借也

醜

文不可飾飾則損真尤不可醜醜則無一可矣譬之

無鹽之輩強欲調脂弄粉誠令人見之欲嘔若更從而朱丹其面彩畫其身有不疑為大怪而望之失氣者哉嗟乎丙戌以後之文大率如此矣如厥周靡匪之字無甚異也以為非是不古剎那揭諦之文此梵音也以為非是不奇喫緊為人活潑潑地之語此方言也以為非是不透至有一士人從筆所之無非惡道猶屬雅馴誓不出口所創造種種惡譚遂為新學模楷真可嘆也每念及此欲斷其舌

俚

有意俚有語俚意俚之病在于無識語俚之病在于無書並當戒也近有一狂士慣作鄙俚可哄之文自謂晚近必無吾侶又有一淺陋之人推尊之曰某某吾師也可發一哄以上八條說今時之弊殆盡矣正文体者尤宜痛懲

癡

凡文字摹神者謂之能摹相者謂之癡先輩中如宦灘之摹神几于化境矣然稜咮反辟之句已涉于癡至正德之末率祖此弊甚者講以其子妻之則云文

毋之命不必禀也以師命弟〻而同守之禮以成媒妁之言不必通也以弟承師而合巹之杯以舉講浔其所載句則云使校人不喻吾意而置之于山則維石巖〻非其所也使校人不喻吾意而置之于林則維葉蓁〻非其所也講可使在山則云河亦可使之在山河亦可使之在山講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則云優游歲月不知其几何年矣霜髮皓〻而且有清風凜〻之行獵皇明文紀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蓋知摹相而不知摹神故也至若守溪魯君之宋文則

癡而近于野矣然與其爲今人之陋毋寧爲昔人之癡

做

今之文人或主于法成弘者蓋由于貴耳賤目淡見甘聞狃時刻之陋而不知昔人之偏也不知昔之與今各有短長今人所短者曰于文章法度多置焉不講故其体日至敗壞昔人則縱不得其妙亦不失其体耳至王辰玉學執初言必欲極取今人而盛稱昔人其詞非不爛然可听然亦嘗細細評論唯王唐諸

大家或是嘗之耳其他名家而外多犯今時之弊而今之名家反多得古人之妙者未可以一概論也大抵古之人善用實今之人善用虛而言足以蔽之矣若復捨今人之虛而做古人之實棄其所長用其所短譬之學邯鄲之步未有不兩失之者也近有一文人欲刻畫先輩但求得其骨而僅得其皮且不復成弘之体而沿正嘉之末其所為文襍織难近而自擬于名家吾不解其謂何也

衍

知古人之長而棄其短識今人之短而取其長則文之虛衍也必矣曷言乎衍之當戒也曰虛衍之與數衍毫釐千里不可不辯

枯

虛而不衍將入于枯故以為戒

促

虛而不可以衍不衍而不可以枯守此諸戒必且過于矜持而促之病生矣于是詞有過簡地有過窄机有宜縱而斂調有宜緩而急氣有短而不長象有寒

而不貴凡此諸端皆促之流其何術而免此曰難言也試閑閒靜坐惟取經書白文及楞嚴圓覺維摩諸經置之座右坐而觀之竊而思之興之未至勿輕下筆興之將至多引大白以自助悠然若有思焉恍然若有入焉豁然若有得焉援毫而起得意而疾書則庶乎其可也

易

援毫而起得意而疾書毋乃近於易乎曰然今昔名家反多鹵莽之弊若大率坐此釋氏所謂任病是也

然則如之何曰去爾驕盈之氣與爾先入之見則幾矣

辨雅

六經何為而作也曰以明道也時義何為而作也曰以明經也茍其經之是明而已何必戔戔然去俗而存雅也去俗者去其畔乎經者也存雅者存其合乎經者也何謂雅何謂俗有雅俗之形有雅俗之情語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請陳其略如古曰天王也而今曰皇帝古曰公家而今曰縣官古曰同姓也而今

曰宗藩古曰甥舅也而今曰外戚則雅俗辨矣古曰師保也而今曰相國曰丞相古曰冢宰司馬也而今曰吏部兵部古曰庶士也而今曰郎官古曰邑宰也而今曰知縣則雅俗辨矣古曰象魏也而今曰令甲古曰黎民也而今曰黔首古曰賦稅也而今曰租庸古曰力役也而今曰徭役古曰犴獄也而今曰監牢古曰臣妾也而今曰奴婢古曰世系也而今曰家譜則雅俗辨矣推此以往凡天下一器一物必有源流

凡文章一字一句必有出處其出于五經論孟周禮

儀禮者無不可　其出于左傳國語公穀爾雅者十得七八其出于老莊荀子大戴家語者十得二三至于國策韓非呂覽淮南史漢諸書雖間有可用總不如不用之為當耳此所謂雅俗之形也凡讀書明理之士誰不知之但未肯寧于搜別忍于割捨耳至于雅俗之情則難言之大抵顓頊以前不傳文字唐虞以來可得而言典謨之書純正簡古爰及殷周下逮獲麟雖微有粲類譬諸少木不害其臭味之同也戰國秦漢未免駁襍魏晉而還唯務尖儇風流之派至

唐而極有宋諸儒斷雕為璞此議論之大凡也方佛教未通之時聖賢經傳止譚人事至于不可為者則歸之天不可知者則歸之神往往存而不論辨而不詳味其遺編真有一種莽莽涵涵之象至達摩西来後則發露盡矣周程朱于不過以一杯之土障江河烏能奪之此名理之別也四言變為五言五言變為近体降而宋詞元曲良淫之致遞相天淵莫不發于聲歌應于心術此性情之別也至若人之相去如九牛毛膚淺之語決不可混于豪傑豪傑之語決不可

參于聖賢此意見之別也今世之號為能文者楷切事情揣摩時變自以為至通不知此漢唐之議論而非商周之議論也強索義理深解意趣自以為至精不知此狂禪之名理而非孔孟之名理也柔曼委婉悲切懇至自以為至工不知此詞曲之性情而非三百篇之性情也語必驚人意必駭俗自以為至奇不知此豪傑之意見而非聖賢之意見也譬之官府判斷公案一切鍛成心從事則笞杖可使為徒流徒流可使為斬絞雖酷虐之吏撫掌快心而不知百姓之

受枉亦已多矣盍于靜夜清旦之時平心易氣將學庸語孟朗讀一過然後以所作時義一一按之必且赧然深耻翻然大悔視平日雕心鏤骨之語不啻瘿疣瘡痏視平日潛天潛地之思不啻鬼魅罔兩則庶乎俗法可黜而雅道可興矣世有英俊之士超然遠覽必當三復于吾言乃若猥瑣齷齪之徒謬托乎正者譬之癈尸枯骨覔其病痛了不可得以此言雅又不如俗之為愈也

或問時義雅俗之辨者率亦如此以答之其言

不文復不遜觀者當自諒之也癸卯季春[illegible]

韶識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十

趙田逸農袁黃坤儀甫輯

門人劉有執無競甫閱

男袁天啟若思甫訂

嗣男葉紹袁仲韶甫

姪孫袁祚燬載之甫校

破題

破貴新元破則不特新而兼貴雅破貴奇元破則不

特奇而兼貴厚破貴透徹元破則不特透徹而兼貴

渾融破貴精妍元破則不特精妍而兼貴正大會試
不知含全楊守勤破云聖人以真知責君子而悉本
其最切者焉以真知立論便得題髓而語新氣厚自
然大雅不群曾史云聖人所貴於知者三皆自修之
實功也說自修之實功亦非泛語梅之煥云聖人於
學者而責以全知焉此題亦渾厚可元四名潘瀾云
人心有真知廢一不可者也新可觸目五名胡承詔
云知各有所重而其為君子一也脫套之談出人意
表六名周鉉云君子有全知緣天以修人者也緣天

修人是出格語七名王家植云君子之真知必不可無者也語得大意八名劉嗣傳云聖人重全知而所責於君子備焉此彼亦雅九名張京元云人無真知者無一而可矣語奇十名撲良樞云聖學有真知而者不知之戒焉肖題而語警十一名戴新云聖人責學者以知而三揭其不可無者焉到意求新十二名諸啟聰云論知貴達天而有所寔其知者焉作兩段破便寬脫塵十三名金汝諧云君子自證其心由知命而知其究焉自證其心乃獨到之語十四名魏濬

云聖人揭理之當知者皆寔知也片言所賦鑿丶名理十五名吳友賢云聖人貴窮理之學而責于知者備焉十六名鄭茂華云君子有全知皆其切於內修者也內修守新齡十七名葉大受云聖人責人以真知皆為已寔學也為已寔學亦非浮泛語來宗道云學有不可不知者皆以窮理也涂一榛云以全知責君子皆達天之學也滿朝薦云君子有至命之全功皆一知所徹也董暹云論學以知入所貴於知者備焉陳國是云學有會為君子者一知貫之也王家彥

云論天人之學均不可以不知也沈朝燁云學貴真知由偏而會其全焉張泰階云聖人重於知者三要之於理一也吳爾成云歷揭真知于天皆所以密真修也彭君昌云聖人歷示所當知皆以成其爲君子者也周宅祖云君子有真知而天人之學貫矣祝以俶云學有全知在探其本而已華玄禔云君子有完知皆心之不容昧者也施堯化云君子學以致偏其知全也陳鑣云學貴窮理則知之宜全也秦鍾震云爲君子者要之於全知焉鮑際明云君子重全知由

行而兼徹之也祁承㸁云君子學先知行審真知於人已而全矣鄭陛云聖人以真知貫天下皆其不可不知者也陳惟貞云聖人揭知於君子貴會其全焉王行璿云聖人以知行歸君子而責以知之之寔焉張鼐云聖人以知論學而學之全見矣程國祥云學有寔諸證于知而可矣周炳謨云聖人醒人以知而三指不知之失焉毛一鷺云善論君子者其真知貴全也江灝云君子之學致其知者全焉鄭棟云聖人於君子由知行而備責之也郭一輪云聖人重至學

而歷年嘗知者示焉郭士望云聖人論君子由知備而竟其終焉陳臣忠云聖人論君子而責以全知焉高鳴鳳云論君子之學由達天而審其功焉柯泉云聖人欲人求知而揭其失以示戒焉余懋孳云學有真知聖人悉揭以訓焉戴九玄云易知之要而君子務其焉劉廷元云君子學先知備不昧其知於人已者也錢時俊云三揭不知之弊而君子當務致知矣李若星云聖人重全知無非致備之學也以上諸破各立見各務新奇無一蹈襲愈出愈新徘時惟元

題之破出色今則不論前後皆卓然不群矣

中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題往時作破俱兩平做拘朱註存心致知之說也今科諸公俱重性上說此理學大明之驗楊會元破云完性体者無失其高明之寔焉以完字訣學問以寔字訣中庸檃括得体曾史云君子之中庸歸于極心体而已錯綜合義自奄出塵梅之煥云君子之尊性極其体而無所增也以無增破中庸甚新而徹修凝君子在完其高明之体焉只說完其体而道中庸意不言自見胡承詔云中庸

論君子有所以修高明之德者焉以修德盡問李亦脫然之見也周鉉云君子完心量完之以庸德也以庸德完心量正是合一工夫劉嗣傳云君子之修德極心体而約之也約字有含蓄張京元君子之凝道無奇非平者也新而奇樊良樞云君子修德有所以成其高明者焉高明待中庸而成最淂內外相須之旨魏濬云君子極性之体約之於中而已以中字說性体是知本源者吳友賢云君子極乎性之体不離其常者也或說中或說常揔是一意不離二字用淂

好乗大受云大道不離于中惟君子善体之也善体二字渾融沈王茂云善修德者極本体而寔之也寔字醒眼来宗道云君子盡中之体故業如其節焉語意俱新満朝薦之論修德之功有所以寔其虚者爲玲瓏透徹殊淂大意過庭訓云極心之量者不遺乎寔也亦自朗然三家彦云君子極性之量亦即性之近者而已以近字形容中庸殊費苦心沈朝燁君子之養性惟不失其靈而已許縉不群施尭化云完所性者惟無累乎其初也沈曰不失其靈施曰無累其

初皆重德性上不規〻於訓詁者陳鏣云君子極研
性之体而不於其用鑿之〻也極意求新說出人不敢
說的話韓仲雍云中庸論凝道之功融性於中者也
琢磨合縫句字俱雅祁承㸁云竟心体於寔行斯善
修德者矣不認空虛為心体而以寔行為心体是留
心學問者高鳴鳫云性之高明不外常行而極也以
極字用在下便覓出色柯㬿云性極而止諸庸則善
凝道矣極而能庸乃是真極余懋孳云君子之修德
極心体而止矣止字好見存心之外無致知絕勝本

話戴九玄云君子之尊性尊之以平而已極新之語出人意外錢時俊云君子極性之功適協其体者也雅潔可誦李若星云君子不以私蔽心而亦無炫奇之心焉雖作兩句破而語亦出塵其餘諸破皆扁扁不凡總之各抒新意並無一卷沿襲舊句者不能徧采然閱此亦足以知其概矣

孟子老吾老二句會元破云以吾心證人心在必及之而已心心相證深滑題髓而語意新警躍然動人

嘗史云論治有所以及人者皆始於己而已說始於

已便有分曉梅之煥云王政及人本其在吾者而已
本其在吾亦詩肯綮譜瀾云圖王業者為之於所可
及焉為字原是上文字眼所謂後經以終義也胡永
詔云有所以及人者而恩不以已隘矣亦以已隘然
後所及始廣看五魁三題之破爭奇獻妍各極其趣
應舉者可以清矣六名周鉉云君有及人之仁以心
公之而已點出仁字便是保民本色七名王家植云
以及民論而知王澤不可壅矣不可壅說得好八名
劉嗣傳云王道之用恩推已為及者也用恩字亦本

上文来九名張京元云即老幼之所及而為之者易
矣老幼字人不用而我用之反責老成易字徹犯下
文然曰為之者易正繳折枝之意不相妨也十名拱
良樞云太賢欲君用恩而而奉及人之政爲極乎正
極的確看此十破乃知得之者非偶然取之者非孟
浪而欲擬魁元者不可不留意於破矣洪啟聰云即
恩所及因乎吾而已我字即本文二吾字因乎吾更
不由乎人也金汝諧云正指家天下故恩必及夫人
爲家天下妙魏濬云恩有以類及者導主之用恩也

類字點得明吳友賢云仁好於所及王道之無私也王道無私是斷制語凡作破要嶷意於題中而斷之于言外方能動人葉大受云論人主之用恩惟不以人巳間也人巳無間是本色語丘士毅云人主用恩恃吾有以及之也重吾字亦得旨來宗道云化有可以相及者其机通也机圓語脫自是作家董暹云而有所以及人者皆於吾所之者也亦重吾字過遮訓云人主之用恩得其序者也獨挑序字周光祖云縣論及之常自吾操者也亦新張爵云恩有所以及者

亦自君及之也歸重君上施堯化云善圖王者即老幼可同民矣同民二字雅華玄視云恩有斷於及人者不私其恩者也此與魏破俱用兩恩字陳鐮云廣不忍之心在以已及人而已上句用得恰好飽際明云有所以及人者而譯不壅矣不壅與前不隘意同祁承爍云心有可以相通者以老幼之情同也情同是推進一層宋繼登云論心於所及而化原握矣論心佳化原握亦佳王俞璿云論恩之所自及其真机合也真机合亦說得好程國祥云政之妙于所及也

亦因之而已因之二字用得好高鳴鳳云大賢論王道而示用恩之法為虛而典余懋孳云恩有所以相及者則不宜自難矣自難點得新戴九玄云動君之用情而廣其及也簡而當錢時俊云恩有所及而恩用矣詞不費而意已足李若星云欲蓋人而仁之其澤普矣今歲場中諸破啄啄爭鳴新新迭出如笙簧互奏各自成聲如衆卉逢春各呈一色令人覲之愈出愈新則夫名士之不得入彀者未必不自破之未鍊也慎之哉

鄉試順天詩云邦畿止所止沈朝燁破云傳者示人之所止而曰借喻於知鳥凡元破最要大雅此破格醇而氣厚便得元之脉絡若語意稍奇便是魁破若意味稍薄便是散中式破記之第二周遜旦云詩而咏所止而聖人寓其意於知者鳥寓意知者得題中所重之旨第三袁中道云詩以喻所止而知止急矣尤袞潭成第四張時泰云諭有止者貴知止詩與聖言可繹也雅而鍊第五遠廣善云傳者以止示人而有感於知止者焉五魁之破各自争奇俱不落塵境

范維達云例正義者要於知而始真爲此破最爲脫
套例字真字皆佳彭之龍云詩咏所止聖人曰觸意
於緜蠻者爲觸意二字新毛九范云觀詩及聖言而
得失止與知止者爲一氣混破獨得大意盛日東云
蓋自有止不以物而遺明也字新而意確鄧憲寵云
咏詩以求所止即物而知其所矣而所字相應便成
佳調施天德云以民觀止而得其知於物爲分節爲
破書意原談如此李芬春云而觀詩及聖言見止貴
知也歸重知字得旨孫可大云咏當止者以知止之

而已語新而意玄

論語居則曰一節沈朝爗云聖人探群賢之用世以辨志也亦自大雅周廷旦云聖人欲辨志而究所以應人知者爲鑑然可誦衷中道云聖人以可知者探群賢重素養也不重用世而重素養是獨得之見張時泰云聖人于群賢而欲觀志於用爲字鍊而語新逵廣善云不負人知者宜預籌於不知之先也不落蹊徑另立門墻范維達云聖人先發言志之意而詰所以爲下句竒彭之龍云聖人重自信而預試群賢

之以爲重自信佳盛日東云聖人探群賢之志無難
欲其不負知也不負知甚是郭震龍云聖人以志探
群賢期不負所知而已不負所知語便而確薦天德
云士求可知故居視其所以爲不惟脫塵且又當理
王蘭芳云聖人欲觀群賢之用就其求知詰之也求
知二字用得恰好李芬春云士不可負所知故先資
貴預也有該論有關鍵
孟子使天下 止 之塗沈朝燁云聚四民之欲仁政使
之也渾成而的確周廷旦云能動天下之心者爲仁

政使也亦渾融可誦袁中道云能合天下之欲者以仁為之使也合字好達廣善云能聚天下之欲者使之有道矣不言仁政尤覔超然范維達云观天下之歸心而使之者神矣儘自輕脫彭之龍云民情聯於共欲仁以通其机也聯字通字皆巧盛日東云天下皆以心歸有以鼓其心也空中布景不着色相王蘭芳云天下歸心于王國一仁所使也獨點王國字最滑肯綮其餘佳者尚多不及備錄

應天康誥曰克止俊德王納諫云三聖之明德可勉

觀於書也渾厚老成正是元破張榜云釋明德者歷
証於三書焉亦是大雅張喬云傳迥聖學而歷引明
德之書焉意新警便覔峥嵘詹應光云傳者揭聖學
而三證於書焉簡當厲泰崎云傳引三書而識明德
之全能焉全能二字新莊逐臣云稽聖德者徵信於
書焉徵信二字雅與啓元云書紀明德而帝王之心
學備矣新整董尊聞云三聖之德書之所志殊矣本
同而說殊乃見立意處姚繼舜云歷稽帝王之學其
心体常明矣說心体常明便覔醒目李春鰲云傳重

明德而揭三書以示焉不曰考德于書而曰揭書以示正淂引書之意具伯敬云歷稽之書而帝王之學大矣大字是用意處佘合中云傳三引書而明德之概具矣概字好方士騏云稽德于書見帝所以維天心焉說到天心用意甚齊毛以焞云傳者闡心李而證聖功於三書焉亦甚正大張履素云稽大學于古三書可互証焉古字互字皆的當陳應揚云即書以求帝王之學而明德要矣王可宗云稽三書而淂帝王之傳心焉傳心二字綱目許元翔云三稽聖李而

明德之体該矣体字點得好王騰程云曆稽聖德而明体完矣明体二字亦新祝可仕云帝王之心學載說明德者爲以古調說新意鏗然動人

論語仕而優則學二句王納諫云論仕學之相及不相妨者也及字妙說不相妨亦好張楊云賢者論仕學皆於所重先之也極爲破的張彥云賢者論仕學而互權其所務爲互權好詹應光云賢者論仕與學先所重而已下句有斷制周泰峙云賢者論仕與學而寓責寔之意爲責寔二字得旨鄭茂華云賢者仕

孝而各伸所重為簡而切王建和云論仕與孝當一其心於所事為新而且雅真可觸目薛廷臣云仕孝不偏廢先其所未優而已翻得脫塵金季南云賢者于仕孝而兩防其分念為洗盡俗談出人意表周炳謨云論仕學交資而各有當急為詞渾成而意亦切董尊聞云以所優較而知事之所先也不說仕孝更脅洒然李一獻云論仕與學各亟其所優為只用本題字而意自出人姚繼舜云賢者會仕孝之全而以而優期之也丁文煒云能達乎學與仕之宜則而當

矣二破俱新斈春藭云賢者一仕斈而各有所亟焉曰一曰各先合後分也語甚超卓吳伯歆云仕斈不偏廢惟先所重而已首句與並破同下句一則先所未優一則曰先所重意不同而理同莊世權云賢者不欲偏言仕斈而兩衡其重焉衡字好沈正宗云賢者期仕斈以寔而兩立之準焉寔字準字皆有意思卜二南云仕貴体用之全自驗其所有餘而已單提仕字此通場所罕者徐儀世云詗仕斈之遠者在各急其所重焉遂字新施所學云賢者論仕與斈皆不

可有所妨也亦不落套情月稿云賢者權仕學去其外心而已甚是出格方大鉉云知仕李之相資而出處一矣自出已見不隨人口吻余懋孳云賢者論仕與李相為用者也相為用乃是題內玄旨毛以惇云學以經世而而著其不可緩焉重學字立說亦非隨人後者阮大鋮云賢者論仕學有合一之功焉只說合一便淂大意蔣允化云即仕之必資于李而李不可畧矣此與毛破俱重學字毛說而著其不可緩猶有要意此說學不可畧則純重矣張履素云仕李相

資各乘其優及之也語新而意切喬時敏云李之重
也而参之仕而益見焉周光祖云賢者而權仕而知
李有常操矣祝可仕云賢者貴寔李較言于仕有獨
重焉此三破皆重李立說
孟子智者無不止為急王納諫云以知務言智善用
智矣正大淂体張檮云善用其兼知之識所以成其
智也用識字是張碭云論智之大而有精於用者焉
新而且雅亦可作元詹應光云智者而圖其要淂智
体矣平寔可取周泰峙云觀于智者之所急可以審

所務矣亦無塵氣鄭茂華云知挈其要而知乃精裁
簡而當莊恁臣智不窮於用其所務者當也句新而
意要金季南云智有專務斯善用智矣亦渾成貢萬
程云惟智者能知所急握其要也黃碩素云惟急所
當務而其知神矣下句中得好姚繼舜云原知之体
知所急而已不說用而說体是独創之見丁文煒云
知務其大天下之全知也立意甚高李春𪇫云知有
大体而人當知所急矣破得大意方士騏云知在執
要無膚兼知為矣語新而意典徐儀世云提智德之

衡在當所急而已峻朗可誦施所李云明有所專用善用其明者也亦得大旨余合中云智而善用之斯所貴于智矣善用二字渾成張士德云酌知之欲急而可無後其知矣陳俊林云知有所急知之所以精於用也二破俱新喬時敏云智有貴于知要者君道也說歸君道有理程國祥云究知之用有精於所務者焉精宰好周光祖云智先大体不窮於知者也本說不必周知而今曰不窮於知翻案見奇李之達云智之所急無分其所當知而已曰無分便不俗

浙江樊遲問仁 金陳鳥言云合知于仁聖賢交𦍑其
旨焉破亦渾融二名張尧揆云合觀仁智之論而知
丶之所成者大也獨說智之所成便賁超乎第三吳
揆纓云仁以智成而徵於帝王之陶世焉陶世二字
新第四周敬先云仁智相成之妙即善用智者可証
也善用智作第五張昌辰云論智之所以成仁徵之
聖化而已亦新膽不凡六名張時偕云聖人𦍑仁智
之用與古治道通焉不說帝王而說古治道便是醒
眼七名陳乾陽云合智於仁而得仁之妙用焉重仁

字是八名祝以岱云以智而成仁帝王有神運矣神運字新九名張奇齡云知仁智之所以合而得治鑒爲治鑒字亦新十名不見沈守正云仁知之命一詳論知而益明也詳論知深得題旨王家相云知以成其愛帝王之所已試也以知愛代仁智又已試字亦創出姚士慎云合論仁智者當究其相成之理而已㨿意甚暢沈宗圻云論仁智之相成有神於使者也神於使奇沈振龍云仁智于化不仁微焉獨得題髓陸夢龍云覩聖賢相與明仁智而知本措之化宏也

其餘不能盡見大率多奇多警多超卓並無陳腐者雜乎其間應試者慎勿草草

中庸尊賢為大陳萬言云極所重于尊賢亦合之義也平正無疵張尭揆云急於尊賢者能仁親者也補仁親是題旨吳振纓云義有成其大者以仁所資也不說尊賢使竟超脫周敬先云論以人輔仁而得義之大為亦超卓可喜張昌辰云中庸揭賢之大以其切於仁也五魁各出一見各自動人張奇齡云揭義之大則尊賢不得後矣潑字新此翻案法也沈守正

云觀義之大而知輔仁要矣過進訓云中庸重輔仁
而獨揭其大爲王家相云究宜之所爲大以成仁也
姚士慎云能辨尊賢之大而義有獨急矣賀萬祚云
明于尊賢之精而大可知矣任邦俊云聖人揭義之
大而獨重夫輔仁者爲諸破各自爭妍鑿〻可誦
孟子至誠而不動一節陳萬言云惟動之幾獨以誠
而思誠要已平正之破二名張堯揆云惟誠能動以
要其至者也獨拈至字躍然動人此破之出色者三
名吳振纓云論動有真机而識誠之不可已矣真机

字新四名周敦先云大賢惕人思誠而决誠之應焉婦重思誠是題本意五名張昌辰云觀誠之神于應其机有可决也五雖破各不同皆不落套張時化云决動物之理而知誠身要矣只一理字便盡題旨陳乾陽云大賢决動机而獨歸至誠焉独歸至誠說得有理祝以恭云惟誠探動物之机而知真心要矣真心字用得好張奇齡云决誠之動机則知誠不可襲矣點醒字新王家相云决動之幾而思誠者當求其至矣若無至字便落常格姚士慎云大賢决至誠之

應以心契者也沈萃禎云決誠之所通亦決之心而已二破皆重心字其餘佳者尚衆不及徧錄

江西論語子曰可也止 謂與觧元襲而安云道有化境而賢者悟之矣既超常格又不小巧此元破之最佳者二名祝耀祖云聖人進賢者以化而因啟其悟焉亦大雅三名陳良訓云聖人進守者以化見体道之功焉不說悟道而說体道是務實處四名黃灝李不足所得賢者曰悟其意焉曰不足倂可也二字亦破出五名賴嶍云賢者學見其大曰聖言而得其進

机焉題外立意六名七名八名俱不見九名黄納云聖人進守於化曰淂治心之李焉用治心字奇十名宋良翰云論李有進於守者而道之進机可識矣亦自渾融吴貴德云李有極詣善悟者触而通焉語新而意卓劉明保云極貞遇之學而淂所謂於詩矣點謂字有理諶文禎云守不如化賢者以詩詮焉雅致可取湯洪先云學不盡於制私悟者以詩詮焉上句亦破出可守下句不說賢者而說悟者皆新陳慶鄉云論李於守之外即可以悟進机矣超脱張宸云覌

聖人之論處貧富而學可知也只説學可知而題意
自明黃汝楫云聖人進賢者於化其説與詩通焉下
句得理得趣韋正岳云聖人進忘境之學賢者以詩
合焉忘境與詩合皆新劉前度云聖人以斯進賢者
而賢者深契之也用斯字奇鄧京云學無可息通于
聖人之論貧富也有此一破定非凡品紀孟礼云知
守不如化者可以悟無窮矣用無窮二字亦奇李墀
云學有趣於遇者賢者得解於詩焉張総文云聖李
貴精賢者悟而証焉徐僖云聖人以化融李賢者以

詩悟化爲諸破鍛鍊皆工不落窠臼惜不得盡見塲中諸作耳

中庸中立而不倚龔而安云君子所以能執中者其性定也正大之破祝耀祖云君子有真立養之性者定也說到養上總見工夫陳良訓云以所立觀君子有定力者也亦自脫俗蕫有光云能勝其易倚之私者唯君子也一反說而題意了然紀孟礼云君子有定操而持已嚴矣微君子之操其所立者定也不說已字尤覺超然張宸云聖人論立唯君子得其中焉

劉前度云善自立者完所性之中而已章正岳云君子之中能獨立之者也此題之文所見不多而其破之可來者亦未能盡始閱其概焉足矣

孟子是君臣父子一句襲而安云觀仁義之風而識王道之象矣此不求奇而以正為奇者祝耀祖云世有醇風倡之者力也新而且典破之上乘者陳良謨云國有道聯分當思其始之者矣亦新亦奇黄灝云人共歸大道倡之者善也渾融中矩賴罔云仁義風行而言之〻利溥矣以仁義為利亦自可人〻六名八

名俱不見李邦華云仁義同風大順之象也黄訥云國以仁義成風極治之徵也宋良翰云盡人而篤于倫有感之者也姜曰唯觀所以相接者而仁義之化溥矣蕭含官云觀化國之風而仁義之入人深矣吴貴德云國有仁義之化惟其利心息也劉伯詳云奉國而易為善俗說者之力也張宸云稽導風者必觀于其所懷焉劉明保云就通國以稽仁義之化而其效遠矣諸破或就題外運融[illegible]意或執題字靠實指明或揚其所化而曰善俗易或稽其所息而曰利心

忠恕之刮垢見奇不涉塵境此文閫利器也

福建論語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程破云民之所勸在兼善而已最雅正最渾融無容議矣解元林欲楫云上有所以作民勸者動其机而已軒舉峻拔有凌雲之勢二名駱志賓云論繳世有机操之自上者也只破大意而題旨躍然三名陳鳴瑜云止有令民勸者在振其善心而已善心賢愚同其振字中涵奪敎二意此亦破之有理者四名余士芳云善勸民者有所以動其真机焉渾而不雕含而不露覌者當以意會

之五名蔡邦藩云能風励天下者曲以善天下者也愈出愈新非俗儒口吻六名程應龍云勧民者曰民而風励焉曰字是眼目別本民下有善字似不必七名黃天爵云勧民有以勸其自善之良而已善與不善性各自善輕〻點掇意在言表八名徐景濂云勧民之真机惟成民之善而已亦得大意九名文三俊云論所以勸民者有要得其心者也以得心立論本奇要字尤奇十名崔重嶽云観於民勧有道而知作民在上也雅而正秀而馴十名前各自献奇並不循

韻

凡破以得意為上只宜點書中大旨而玲瓏寫意着

依樣畫葫蘆則俗矣徐一榛云論勸民者得所以善

民者也秦鍾震云能勸民者不忘善其民者也鄒蕭

云有勸民者有所以鼓其机机者烏陳正學云觀民所

由勸者而作民有机矣林道推云道有作民劝者曲

以成之而已胡士芳云論勸民之机在上有以鼓之

而已陳儀云聖人所示勸民之道盡所以作民者而

已鄒王鎮云勸民有道不所以廸民於善而已李時

啟云勸民有道在得其微叢之机而已諸破皆渾融
寫意上乘之作也
破惡爾惡忌戕惡忌無味能於題中立意自可動人
盧春蕙云論勸民之道以寔心鼓民者也説寔心便
是立意處范燧云論勸民惺其自性而已曰自性亦
是用意處惺字尤奇歐從雲云君有所以勸民者在
誘民于善焉誘字佳陳應春云振民有道在神用其
主權焉以權字立論神用亦精陳鏕云欲得民勸者
在有以鼓其心而已陳伯英云善勸民者誘其心之

自動而已翁竟成云聖人論勸民者有所以動其必從之心而已倪楚玉云善化民者動其樂善之心焉楊光賓云聖人示風勵之道唯動以真心而已皆以心字立說曰自動曰必從曰樂善曰真心各有思致陳渡寸云神作勸者動民以真而已只一真字意使不凡鄭賜云論民勸有道以欲善之心喻之也戴亮机云上有樂與為善之心而勸民有机矣欲善之心在民樂善之心在上皆有意見

破貴渾融貴雅俊貴妥帖柯泉云論勸民者有曲以

遮之之術爲林道推云道有作民勸者曲以成之而巳周賀云論所以勸民者道在兼成而巳林雲翔云勸民有方曰民而用勸者也陳儀云聖人所示勸民之道盡所以作民者而巳陳拱璧云治能令民勸者惟其意主于作人而巳皆渾厚爾雅不費椎鑿有反意作破者不必正説而題意躍如張瑞圖云勸民之道無自上阻之而巳

中庸郊社之禮四句程云聖人報本之思皆寄諸礼焉此是例破解元林欲楫云禮有隆于報本者仁孝

之極思也冠冕俊偉非衆所及二名駱志賓云詳本周聖祀礼而得其仁孝焉亦甚雅正詳字可删三名陳鳴瑜云即祀典之擧而徵盡制之善矣純正無疵四名佘士芳云礼達于尊親聖孝之精也尊親原是本文字眼說孝不說仁亦是題意如此五名蔡邦藩云聖人之祭典仁人孝子之思也殊覺大雅文三俊云礼有兩大而聖孝周于事矣兩大新淦一榛云礼隆于大親者有寄于礼者也寄于礼亦有意義陳應春云中庸重礼意而兩表周礼之大者焉亦罕覯可

觀李彬云二程兩制為祀礼有所以祀者也徑叢所
以字亦得題意張券云而觀祀典而六親之制重矣
亦大雅不群池顯交云中庸兩章六礼而原其所以
制之意焉亦挑所以字

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解元林欲楫云大賢動人
以真心而揭其皆有焉大雅醇和要是元破二名駱
志賓云論真心之皆有原其初也程用下句三名程
鳴瑜云大賢欲全心之示而醒以皆有焉醒字新四
名余士芳云大賢以真心覺人而決其皆有焉真心

覺人便得題髓矣名蔡邦藩云以人動人而人心自有真矣此破最勝不說皆有而皆有之意顯然文三俊云屬人于人而決真心之同焉屬人于人與上以人動人皆就人字發揮淋漓一椿云大賢欲人全其心而揭生机之同者焉生机新楊瑩鍾云真心同具而人嘗自識之矣句調不塵灑然可誦韋際龝云直指不忍之同醒人以內照也內照字切林光進云以心觀人同得其良者也趣脫清新畧無粘帶陳伯英云大賢重真心而揭其机之不泯者焉以不泯字換皆

有字便耸醒目」倪起李云大賢欲人完初心而表其皆良焉以良字代不忍亦譖鄭𨛅云原好生于人本其所以生也本其所以生是不忍本旨鄒孟都云心出于同具者可以識其真矣不說不忍但點其意亦得大旨

湖廣論語文質彬彬　解元郭士望云道貴無敝有時中之文質焉道貴無敝是其用意處羅調陽云酌質文之宜要于相濟者也相濟是主意陳聖典云聖人合文于質要之適調而已重質字有理王奇云聖人

維雅而思自然之文質爲自然有理儘可玩索鄭之
良云聖人思先進而酌文質之中爲曰思先進分明
重質賀逢聖云聖人維文治而約之以其初爲從文
反質究極本初張斗樞云聖人酌所以滌質者防世
趨也獨言藻飾便見輕文魏國賓云聖人有存雅之
思而約文質以中爲存雅之思淂夫子本懷徐彬量
云聖人欲以質救文而示調適之道爲以質救文其
新刻目曹元龍云聖人慨文勝而以適中者維世爲
淂救時之意

中庸今夫天一節鄭士望云即生物以窺天命而知聖心有天焉聖心有天是卓然奇論王奇云宰化工于不息聖德一天德也超脫可喜張斗樞云天以純純化聖合其符矣先提純字亦是倒破李化龍云推神功于嘿運而至誠之運益見矣二運字相應賀詳云極天生物而知聖所以合天也亦妥帖可誦青宗益云以生物窺天体曰得聖人之心体焉句警而意新

孟子大匠誨人一節鄭士望云聖道有所必以者得

之于規矩焉亦自正大吳弘功云工不廢法精于法者也渾若天成王奇云法不可絀即匠亦有然者矣質而不俚張斗樞云從敎法入即誨藝者徵焉語新意顯李化龍云匠亦有法故敎者能啟人循焉責成太匠便自神解劉𨒪鄉云觀必循之法即工猶持之矣必循之法工而且雅徐養量云大賢以規矩程士而明其必不可廢焉破得大意渾然不鑿曹方瑜云論藝不離法有貴于法者天有貴于法立論甚高

河南論語上好礼六句解元侯應琛破云端好以得

民者能盡其大者也大字得旨二名蘇繼歐云大道可以得民而上宜好矣亦雅正可誦三名趙彥優云論上有以化民者在端所好而已端所好亦切本題四名喬進璠云君子之所以得民心者其主術端也不說好字尤高五名胡嘉標云君子以大道爭天下心所職也歸重心上有理賴爾顕云大人經世務以好端其本也經世務方是大人邊之靖云道有可以揖民者心相喻也揖民字新張善繼云觀民以真心效以上率之者真也真字可玩傅振商云民洽于道

好所聯也洽字嘉方應明云大人以道屬民心惟無私好而已屬字新無私字淂奇胡徵云大道自可孚民而主術貴正矣渾厚正大

中庸待其人而後行解元侯應琛云道寄于人而人之責重矣句甚渾融二名蘇繼歐云論道之行也則人為要已句法若勁三名趙彥復云中庸論道而思能行之人焉曰道思人則人為要四名喬進璠云中庸重責人而指道之所由行焉語亦正大五名胡嘉標云中庸論道不虛行而知人重矣與正不浮六名

陳壁云即道之所以行責乎人也七名賴爾顯云道有所托以行而人當体道矣責重于人自是正理八名王允成云即道不自行而行道者重矣不露人字更竒清空九名邊之靖論道所以行而責成于人烏十名張善繼云觀道以人行則知不能無待矣貫繼春云以行論道寄於人者也方應明云即道以人為托則人不可負道也門克新云合道于人識道机矣皆清新圓轉不落凡境徙晰中州之文閒多舊套今觀諸破皆自出机軸並不拾人口中唾則亦不當以

尋常目之矣
孟子君子平其政解元侯應琛破云君子崇政体而必持其平焉大雅之調迥然自别二名蘇繼歐云論政於君子持大体也三名趙彥復云大賢揭政体持其平焉足矣四名喬進璠云論政于君子操以至一之心者也諸破皆佳而此破尤勝陳璧云君子之政適於至一者也此與前破同皆以一字代平字王允成云觀君子于政而惠細矣只說惠細而正政之意見於言外邊之靖云政貴法君子以其仁均也語新

意豁方應明云論為政于君子惟適得其心而已歸
在心上是知政本者孟紹虞云治貴識体期調于適
而已語新而意顯
小東論語仁以為己任解元王文教破云以所任觀
士完其心体而已心体二字于仁最切此的確之破
王佐才云論士之任〻其在己者也在己二字甚崖
融警援譚性教云属仁于己而真己完矣張夢鯨云
惟士當仁亦完己之真本而已耶其任君子滿仁之
量而真体完矣鄧之〻意皆得大旨未壹蒙云士之

任於己者即其所以為己者也脩然脫俗
中庸施諸己止能也解元王文教云道貴順施聖人
猶自歉為純正典雅二名王俞新云施宜如願故聖
歉所施于倫為淘洗瑩淨居然出塵三名王佐才云
不願之推聖人猶自歉為詞意相聯自然刮目四名
不見五名史高儼云道在平情聖人自歉于能為溫
潤妥帖入品鑒然六名譚性教云善于施者非合其
能不可也以二意紐成一片卓然動人七名汪三益
云平情之道在反求所未能者為即以下節為平情

之道甚是八名以下皆無張恭晦云恕施之道聖人
有身体爲身体字訬王所須云以已絜人故聖心鑑
于自求爲黄明泰云推已于人者必不責人而恳已
也二破上下相照俱爲瞻策
孟子如智者亦行止大矣解元王文敎卽智之所以
稱大而知其不當鑒矣渾融大雅二名王俞新云知
智大于巳而鑒非矣輕便妥帖較前爲勝譚性敎云
善用明者無所以擾之也亦是反破𠜇〻輕斧汪三
益云論智之大〻于無心也邪其任云大賢直指智

体以不用為用爲立意高卓意在題外

山西論語詩三百一節解元趙守宋云聖人約詩旨而以慎思蔽之爲雖不出奇亦是正脉王春禎云聖人論詩而約其旨于心爲亦奄雅正山西之卷不多佳破絶少

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解元趙守宋云君子之行止于位而已矣語意簡潔張鳳翼云君子行素之心一盡道之心也亦自超然王槐秀云君子心于道惟行其所當行者而已重道是本意陰應坤云君子行止

位字深于素者也止字有味

孟子猶可以為善國三句解元趙守寀云滕有可畱之基非自奮不可也皀常為竒定非凡品張鳳翼云滕可為善惟奮乃成也簡切道勁

四川論語仁者先难而後獲解元潘紹伊破云聖人論仁一其心於难者而已用意甚確措辭亦新此下諸省嘉破难滑廣東不患貧而患不安程可登破云國家為畱安計故患有獨注焉亦新鮮雅徤廣西説之不以道三句唐天與破云君子衡情于道而情無

不平矣超然出塵金繩緒云不以持巳者用人而唯易分矣亦奄雅徤陜西夏后氏五十二節王昌守破云聖王以什一善取民而猶有泥其取者焉而意相挽意見獨真文字全看破題一破陶洗不盡全篇可知矣然文字必出自性靈始有佳破必千椎万鍊始有佳破必胸襟醞釀始有佳破闈諸肯士予多記舊文故破不甚出色耳